

# 絕世名琴

丰盛 著

漂泊无定迹天涯  
鬢间依稀落霜华  
琴本何物痴何绝  
闲梦散却归我家

西泠印社出版社

# 絕世名琴

丰盛 著

西泠印社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 C I P ) 数据

绝世名琴 / 丰盛著. -- 杭州 : 西泠印社出版社,  
2015.12  
ISBN 978-7-5508-1669-5

I. ①绝… II. ①丰…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311799号

# 绝世名琴

丰盛 著

---

出品人 江 吟  
责任编辑 侯 辉  
责任出版 李 兵  
装帧设计 王 欣  
出版发行 西泠印社出版社  
地 址 杭州市西湖文化广场32号E区5楼  
邮 编 310014  
电 话 0571—87243079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制 版 杭州如一图文制作有限公司  
印 刷 浙江海虹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25.5  
印 数 00 001—2 000  
书 号 ISBN 978—7—5508—1669—5  
版 次 2015年12月第1版 第1次印刷  
定 价 48.00 元

## 引子

雨滴飞落湖心，堤畔梨花轻颺，黄莺婉转。

“怎么样才能成为天下第一？”

少者问。

“天下有第一吗？”

看静水中散开一圈波纹，老者若有所思。

“难道您不就是？”

老者没有回答，默看着湖面急速扩张的波纹。第二滴雨珠，第三滴接连往下坠落。波纹交叉叠加，一层层向外圈扩散。无数雨滴纷纷扬扬，顷刻间池塘漾满涟漪。

“下雨啦老师，咱回去吧？”

“跟我学了多久的琴？”

“记不清了，只记得山中的杜鹃红了又红。”

“告诉我，水塘中第一滴雨的波纹在哪里？”

“不知道……”看着满池微澜，学生茫然无措。

“那么你跟我走。”

一处荒岛上，老师对着波涛汹涌的海面说道：“这里是蓬莱山，等有一天找到了大海的第一个波澜，你就回来，你就是天下第一。”

学生从此每天对着大海冥思苦索，春暖花开一晃数月。这天，一声惊雷将人从梦中惊醒，学生顿悟。找到雷击处，发现一颗上古神木被劈为两半，其间有彩凤翱翔，久久不肯离去。学生捡起断木欣喜若狂……

“找到了吗？”老师看着匆匆赶来，略显激动的学生。

“终于明白您的意图啦。而且有幸遇到神木，做了两把旷世好琴。您快听听，这琴音可以使庙堂的所有声音哑然，弹起琴能使沉鱼出听、六马仰秣，连凤凰都会癫狂起舞呢！”

老师看了看琴，拿起一把就摔在柱子上，顿时断为八瓣，拿起另一把还要摔。见状赶紧阻拦，心如刀绞道：“请您千万别这样，学生费尽心机，若无机缘巧合哪里去找这人间难匹、举世无双的良材，这可是上天赐予的宝物啊！”

“有两把还能称举世无双吗？”

“那求您留下一把吧，给后人留下点希望。”

老师想了想，摇摇头叹息道：“留下的恐怕不是希望，而是仇杀。人世间从此将有多少腥风血雨、刀光剑影因你而起啊！”

——老师名叫成连，学生名叫俞伯牙。

# 目 录

引子	
第一章 秋风词	001
第二章 山居吟	009
第三章 风雷引	018
第四章 平沙落雁	027
第五章 墨子悲丝	035
第六章 长门怨	044
第七章 双鹤听泉	053
第八章 沧海龙吟	062
第九章 风云际会	071
第十章 孤馆遇神	080
第十一章 蔡氏五弄	089
第十二章 获麟操	098
第十三章 凤凰台上忆吹箫	107
第十四章 龙翔操	116
第十五章 泣颜回	125
第十六章 高山	134
第十七章 箫韶九成	144
第十八章 碣石调幽兰	153
第十九章 忆故人	163
第二十章 梅花三弄	172
第二十一 归去来辞	181

第二十二章	普庵咒	190
第二十三章	潇湘水云	199
第二十四章	凤翔霄汉	208
第二十五章	欸乃	216
第二十六章	阳春白雪	225
第二十七章	泽畔吟	233
第二十八章	长清	241
第二十九章	短清	250
第三十章	鹤舞洞天	259
第三十一章	樵歌	267
第三十二章	渔歌	276
第三十三章	关山月	285
第三十四章	精忠词	294
第三十五章	鹿鸣	303
第三十六章	鹤鸣九皋	311
第三十七章	乌夜啼	320
第三十八章	楚歌	328
第三十九章	倚兰	336
第四十章	古风操	344
第四十一章	慨古吟	352
第四十二章	韦编三绝	359
第四十三章	秋鸿	368
第四十四章	广陵止息	376
第四十五章	泛沧浪	384
第四十六章	胜利操	392
尾声		398



## 第一章 秋风词

1930年代初期，江南小城暨县的一个村庄。

村名周村，时维深秋。气候对于此地似乎格外偏爱，中国北方早已是银装素裹，这里依然保持从容不迫的态势。举目望去那些大小山林，葱葱茏茏绿意盈野，田畴水塘规矩四方，码成小圆塔状的稻秆束，成群堆在田塍边，割了稻穗的土地，剩下根部如剃了板寸头般的整齐划一。山坡下几株高大的银杏树，顶着上百年的风霜雪雨，笔挺着腰杆，遍身金黄的叶子在风中唰唰作响，显得另类独特，给绿得寂寞的林野平添一段诗情画意。

周村环山傍水，风景秀美。村边有条官道，是往隔壁义县的通衢。借着地势便利，此处乡民亦农亦商，在此时贫瘠的中国，生活相对安定富庶。

这天，全村上下喜气洋洋，隔时听得见爆竹的鸣放声。原来村里的大地主周老爷家办喜事。今天是周老爷66岁寿辰，当地风俗要操办一番。在公众道地大开百桌宴席，邀请全体村民，还有邻近三乡耆老贤达参加。

周老爷为人乐善好施，修桥铺路无数。先父周老太公自幼得异人传授，一根三尺长的铜潮烟管打遍天下无敌手，江湖人称熊猫先生。清末时曾中武举，被兵部尚书的侄子排挤，得了第二名。一怒之下放弃功名回乡隐居，置下这份产业。周老爷对祖上的绝学丝毫没有继承，料理产业倒是一把好手。膝下儿女成群，个个知书达理，有耕读传家的风气。在他经营下周家已成为当地一大望族，加上处事为人极善，附近豪门无不以能得到周家的邀请为荣。

大门口，人群进进出出，好不热闹。照壁下，摆着一张桌子，坐着个戴眼镜留羊胡须的老者，拿了墨笔在账本上涂写。边上站着个粗壮的中年汉子，机械背书般朗声高喊着：

——张庄张铭举、张老爷，送银元三百，细绢两匹。

——溪右村蒋奉孝、蒋大善人，送银元两百，绸缎一担。



……

念着中间，长年们挑了担子，忙忙碌碌搬进运出。

周老爷正在厅堂待客，白须飘扬满面红光，一看便知是面善心善之辈。左手上位是本乡乡长，螽斯村的大地主斯伯仁老爷。其大儿子在省城军械局当局长，富甲一方，平地里也乐善好施颇有名声。螽斯村和周村隔江而望，过河来去十几里地，周姓斯姓两大家族遥相呼应。斯老爷下首是县学的李校长，其下是义县客商楼老板，靠右手是张老爷，蒋大善人，余下各村一班乡绅老财。

人逢喜事精神爽，今天特别高兴，宾主相谈融洽，不时笑语阵阵。李校长趁兴问道：“听闻周老爷家有二宝，不知传言是否属实？”

“怎有此事？老朽一生勤勉，靠祖荫挣得几亩薄田，哪来宝贝一说。”

周老爷朗声高笑道。

“您老爷就别瞒我了，听说是一古琴和古画？”

李校长不依不饶。在座见有戏，都不约而同笃了耳朵听。

周老爷闻言脸色一变，随即恢复正常，话锋一转道：“也罢！既如此，今日大家高兴，就不瞒各位了。东西么，家里的确有两样。但算不上宝物，只是一张破旧的古琴，一张古画，都是祖上所传，仅此而已。”

坐中众人一听果有此物，不由地群情兴奋起来，嚷嚷着要见识见识。周老爷一见，赶忙摆手道：“大家莫急，等会吃了饭后，自会取出来与各位观赏。老朽有一小儿，学过几天古琴，今日各位若有雅兴，不妨叫他弹上一曲。不过弹得不好，大家可不能取笑哦。”

“哪里、哪里！”众人都打哈哈道。知道周老爷家有三子，大的两个早已成家立业，小的只有16岁。周老爷老蚌得珠，对于小儿子自然格外钟爱。只是听闻这个小儿子，天生弱质是个标准的药罐子，生在这样的好家庭也是白费。

锣鼓喧天爆竹时鸣，三乡五里的好友亲朋到场，酒宴开得很热闹，觥筹交错间不觉入夜。等外面的筵席撤完，乡亲们都散开之后，厅堂里依旧灯火通明笑语鼎沸。酒宴已毕，大家都耐性等看宝贝。周老爷此刻坐在正中太师椅上，边上坐着周夫人，顶头的匾额上书“武德流馨”，昭示周家以武开流的渊源。大儿子和大嫂先上前给父亲祝寿，接着是二儿子和二嫂。然后孙子孙女辈等。中间也有诸人上前拜祝，只是不见小儿出来。一干仪式过后，大家都等得有些焦躁。看时色不早，回头吩咐站着的管家取东西出来。

不一会里面出来几个佣工。抱的抱，扛的扛。众人都瞪大了眼睛瞧，见佣人扛着的是一个锦匣，怀里抱着的是一幅卷轴。周老爷取过卷轴，转头对李校长说道：“你是有文化的人，不像我等粗人，请先上前来瞧瞧这画如何？”

李校长先谦逊了一回，接着邀请斯老爷等几个一同上前观看。

叫人小心翼翼地将画摊开。大家定睛看，轴中是一绢画，里面有个高士模样的人在临流而坐。“此画气象萧疏、意境深远。”李校长不觉点头赞叹。再仔细看了画左角的题跋说道：“这是宋朝夏圭的《临流抚琴图》，果然是个宝贝。”

——喔！是宋朝的古画。

坐中一听都啧啧称奇，周老爷也面露笑容。

“早就听闻周老爷有一画一琴，琴比画好，画已如此，那琴岂不？”

“听说还是把雷琴，大唐雷威所制的春雷琴，周翁此事可真？”

张铭举老爷以前得过功名，对此道也略懂一二，故而发问道。

周老爷笑着摆摆手道：“哪里哪里，都是传偏啦。祖上遗下两物，父亲在世时叫我善自珍藏，说都是宋代之物。我本粗人，田间地头也算在行，这些文绉绉的东西哪会识得，刚才李校长的一番话，倒证实了这件事，当真要谢谢他。还有一张琴，看来应该也是宋代之琴，琴的名字叫什么“中和”，琴腹边上刻了些个字，好像是位大名人所留，因此格外珍贵。不妨也请李校长、张老爷瞧瞧？”

张老爷和李校长赶紧回道：“承让、承让！”

接着叫人将锦匣子打开，里面果然是把古琴。看上去旧塌塌的，琴面原本黑色油漆几尽剥落，裸露出的朱砂内胎在灯光映照下略显红润，一见便知是高古之物。琴上已经张好丝弦，仿佛在期待高人轻舒玉指奏响纶音。

李校长郑重地取过古琴，到手后摸索了一番马上翻过来看。见琴腹中间方正地刻着“中和”两个大字，左下有一排小文字，不及细品，直接看最下的落款是青田刘基。不由得惊呼道：“这是诚意伯的刻款，刘伯温是明朝开国首辅，这绝对是张稀世的好琴啊！”

坐中一听这话，即刻涌动起来，纷纷围过来长见识。只有一老者，葛布青巾坐在席末，嘴角不屑地发出一声轻微的哼音。不过众人都在赶热闹，谁会去管他。

见场面有些哄闹，周老爷不由开口道：“诸位还是请回到各自座位上，下面让小儿出来弹上一曲，大家以为如何？”

众人拍手称好，陆续回到坐上。

叫人摆好琴桌香案，接着请小少爷出场。不一刻，小少爷出来打招呼。大家见其人模样俊朗风骨潇洒，可惜面色蜡黄，果然如传说中的——是个病秧子。

“周翁，你家小少爷，多年不见，都出落成大小伙子啦！”

斯伯仁老爷开口道。

“我家周珏，其他尚好，就是被病耽搁了身子，唉！”回着叹了口气。

“这个无妨，年龄大了自然会好，对了你公子可曾有中意人家？”

“这几年忙着吃药，倒确实没有考虑过。斯翁有心想做媒人吗？”

“哪里、哪里！我见令郎人物齐整，忽然想起我家大儿有一小女，年纪与你儿相仿，在省城念洋学堂，倒是有一配。你我世契，亲上加亲岂不更妙？”

“斯翁这个想头倒是很好。你既有心我岂能无意。要不等这事过后，咱们合计合计，练个吉时良辰，将这门亲定下？只可惜有一点啊，结亲之后，岂不无端比你小了一辈。”说着自嘲般的笑了起来。大家一听周老爷的话，也都哈哈大笑起来。

斯伯仁点头赞同道：“那就如此说定，到时还少不得在座的各位赏光，都来喝杯喜酒。”坐中都附和着说好。

闲聊过后，大家肃静，听小儿弹琴。周珏对这种场合似乎不甚感兴趣，或者是本身体弱多病所致。在父亲敦促下，依旧面无笑音，有气无力般开始吟徵调商一番，接着开始弹奏。先弹了一曲“雉朝飞”。此曲相传是战国时期齐国的处士牧犊子所作。牧犊子年老而无妻，见雉鸟双飞，触景生情，自叹命途多舛，遂寄情于丝桐。一曲终了，众人都拍手称好，在大家极力要求下，又弹了一曲“潇湘水云”。

席间之人，多的是乡下土财主，有几个曾听过这高雅古曲？不过懂是懂，马屁都会拍，加上刚才见周斯两家结亲，更是卖力奉承，曲子刚毕都纷纷拍手称赞。

一个道：“此儿面如冠玉貌比潘安，必然前途无量。”

另一个说：“男子貌在其次，有才方高。周少公子才比子建，将来必堪大用。”

等等言语不一而足。对这些奉承话，周老爷心知肚明，只是点头称许。倒惹恼了下首的一位老者，就是起先不屑一哼之人。此老者名叫赵支山，中过前清秀才，住在远处山乡间。以前是乡塾老师，因与人不睦回家务农。平时喜欢写写画画，自称飞鸿馆主。

“弹的什么狗屁倒灶琴，用得着如此奉承！”

赵支山本待不出言，见众人如此露骨，不免开口骂道。

“你一个穷酸秀才，见过什么场面？好大的口气。周老爷能请你来都是天大的脸面，真不识好歹！”

这话被隔壁王财主听见了，马上扭头骂道。

欲待回言，不知说什么好，紫涨了面皮甚是尴尬。边上诸人都围过来看热闹，周老爷见有人起争执，赶紧过来，一看是飞鸿馆主赵支山，赶紧报拳。

“原来是赵老先生，今日人杂，多有怠慢啦！”

“赵老儿今天酒水喝多啦，胡言乱语。周老爷您是什么身份的人？理他作甚。”

有人嚷道，边上人也都附和起来。

周老爷摆臂叫众人住口，他心里明白赵支山是有真才实学之人，比不得那帮粗人。于是开口问道：“赵先生，小儿自幼喜欢弹琴，以前请过个先生，水平不是很高，其后都是看古谱自学的，不知弹得如何？”

“原来如此，那么周老爷是想听真话呢，还是假话？”

赵支山捻须微笑道。

“当然是真话！”

“我怕得罪人。”

“无妨，无妨！”语气坚决。

“那好，我就直言啦。”赵支山稍微顿了顿，接口说道：“潇湘水云一曲，乃我南宋琴学大师郭楚望先生所作。当年因元兵南侵，朝廷腐败苟安，眼看大好河山沦落番邦，郭先生心中激愤，每望九嶷山常为云水所蔽，心有所系故作此曲。令郎弹琴，取音纤巧华靡，落指不实，吟猱不分，驾驭小曲尚可，操此大曲，句读不明，意境不清，其实茫然不通径衢。糊弄外行人还好，若坐中有懂琴之辈，岂不貽笑大方？！”说着扭头看了下围观诸人，见大多铁青着脸。于是转口道：“当然听周老爷说的，令郎基本靠自学，弹到目前模样，也算不错。如有名师指教，加以时日或有可成。”

一席话说得周老爷频频点头。边上人却按捺不住，开口骂道：“还或有可成，周公子出生在这么好人家，既聪敏又有才学，将来必成大才。哪像你个穷酸，便会涂写几笔，就自以为是个人物。周老爷人好，邀请你来，不与你一般见识，不然这么好的古琴宝贝，你今世哪里去见？你的本事糊弄乡下小儿尚可，我等都是见过世面之人，对高雅之道难道分不清好坏？就算不会也肯定比你见得多，岂容你在此撒泼！”

“你等有见识，见过世面，却不知高雅不在乎器之名贵。况且不要说弹琴，就连是那张琴——”赵支山被骂得怒起，开口招架。但说着好似想到什么，话语嘎然而止。

见话中有话，周老爷马上问道：“赵先生你快说啊。”

“周老爷，这个真的不好说。”有些为难道。

“有何难处？不妨直言，我周某人绝对不会怪你。”

“还是不说为好。”

“老朽平日里待你如何？如先生不说实话，我可真的生气啦！”

见周老爷真急，只得拉了拉衣袖道：“咱们两个到边上去说。”

周老爷拱拱手道：“各位请稍候！”

众人见两个走到厅边角落，又不好意思偷听，都瞪圆着双眼，看赵支山搞出什么名堂。赵支山搭把手，在周老爷耳边轻声细语地说道：“那琴是赝品！”看周老爷一怔，接着说道：“此琴音色中正，想也是良工所斫。可惜中和琴是有名的潞琴，乃明朝潞王朱常澆所制，朱常澆是万历崇祯年间人，刘伯温岂能给后人斫琴刻款？”

一席话说得周老爷默然，沉吟半晌道：“多谢赵先生指点，而且没有当众拆穿，给我保留了脸面，谢谢你啊！”还想说点什么，外面突然爆竹齐鸣。因为是好日子，起先大家倒也

不以为意。这时一个家丁跌跌撞撞地跑进厅来，一不留神脚绊在门槛上，向前跌了个狗吃屎，肩上挎的长筒土枪摔出老远。

“干什么？慌里慌张的。”管家见状骂道。

“老爷，大事不好啦！刘、刘长毛来啦！”

听到这个名字，客厅里顿时乱成了一锅粥。刚刚还高谈阔论的一群人，都像铍了羽的鸡鸭，只会胡乱扑腾。刘长毛何人？居然引起这么大恐慌，看一则童谣便知道。“晓居凤眼头，有天无日头。茅草盖过头，雾露霭山头。出个强盗头，长毛留满头。杀人甬点头，剥皮啃骨头。想过岩塔头，阎王愁昏头。”

006 晓居凤眼头是强盗老巢所在地的山村别名。这里地势险要，是暨县通往隔壁东县的必经之道，强盗经常出没活动。另外还有几处据点，像茅塘岭、越国老巢勾乘山，与此地隐约相连一线，都处在会稽山脉上。这一带山深林密，人迹罕至，刘长毛拉了队伍，据山为王，打劫过路客商，杀人越货无恶不作。刘长毛本非此名，只因当地人把强盗统称长毛，加上这位姓刘的土匪头子，天生一头黄发，加上胡子拉碴，远观去满头毛发，像个凶残的狮子头，所以都叫他刘长毛。因得地势的便利，官兵清剿多次都毫无办法。

“大家莫慌！”斯伯仁作为一乡之长，遇事冷静。

“刘长毛虽然作恶多端，不过平日里只是抢劫沿途客商，对附近乡邻倒一贯不来讨扰，这次不知何故？大约年关将近，山里日子难过，来讨些年货而已，我等性命总是无忧。”

听斯老爷这么说，大家心下方才一宽。但话虽如此，万一冲进来，枪子可是不长眼睛的，毕竟还是不放心。斯伯仁一边宽慰众人，一边与周老爷商量对策。周老爷说家里有十来个炮手，二十来条土枪，加上年关将近本有防范，怎么着也能抵挡个把时辰。只要能坚守住，到时惊动了县大队，土匪必定不战而退。斯老爷点头，又特意嘱咐一名手下，想办法找机会突围出去，到乡公所去往县上搬救兵。

外面的枪声如竹筒倒豆，里面众人栖栖遑遑。见情势有些不妙，赶紧将周珏拉至身边，耳朵旁悄声说道：“如有危急，记住保命为上。万一我有不测，记住牛棚梁中，切记！快去找地方躲起来，不管什么情况都别出来，快去！”说着周老爷猛推了一把。

过来会儿，枪声稀了些。大家都开始暗自庆幸，或许是土匪打不过退了吧。刚在揣摩间，门外响起蹬蹬的马靴声，几名彪型大汉拥簇着进屋里来。

中间一人身高八尺，满头黄发，腰间斜挎着大号的德国毛瑟手枪，右手玩物似的举着一支汉阳造长枪，这人便是匪首刘长毛。边山一人脸上有条很深的疤痕，这是土匪的第二把交椅，人称刀疤二。背后一人，面容还算端庄，不过眉宇间透出一股妖邪之气，这是三当家，人称玉面骚狐，也是土匪中的军师。后面跟着一众小罗罗。客厅中人，见这阵势，都知道大事不好，胆小的已经觳觫战栗起来。

“哪个是今天的寿星啊？”

刘长毛一开口旁若无人，粗大的嗓门震得屋顶瓦灰都一愣一愣。

“老朽便是，好汉有话好说？”

周老爷定了定神，走上前回应道。

“早就听说你有两件宝贝，本大王近日在山寨闷的慌，不如借我赏玩几日，你看怎样？”

刘长毛眼不看人，手里把玩着枪械，慢条斯理地说话。

“小户之家，哪有什么宝贝？知道大王山寨清苦，要多少大洋大王您开尊口，只要力所能及，老朽一定如数奉上。”周老爷强自镇定，努力堆出笑脸。

“这个，钱的事好说。我知道你有什么琴啊画的，这几天突然来了雅兴，真心想借你宝贝玩玩。”

“哪里是什么宝贝啊，都是江湖上谣传。祖上留下的破玩意也不甚值钱，藏着只是个传承的意思。大王您要是拿走了，老朽可上对不起祖宗，下对不起子孙，将来有何颜面地下去见列祖列宗？再说您要那玩意干嘛，又不能吃不能用的。”

“少他妈废话！没听见大哥只要你的宝贝，谁稀罕你的臭钱。”边上刀疤二忍不住吼道。“再他妈多话，当心老子喂你吃枪子。”说着将手中长枪筒扬了扬。

看眼前这阵势，坐中诸人不敢再啃声，胆小的连大气都不敢出。大院里刚刚还筵席热闹人群喧哗，一瞬时竟然变得静悄悄。

赵支山跨上两步，走到刘长毛对面打躬作揖道：“大王好汉！俗话说盗也有道，自古梁山泊的好汉也都是忠义为本替天行道。周老爷为人仗义疏财古道热肠，方圆百里皆有口碑。老汉知大王山里日子艰难，钱财一类只要不是贪天巨口，依周老爷脾气想必不会吝啬不允，再说君子不夺人之所爱，所以还请大王三思。”

一番话说得有理有据正义凛然。

“啪、啪”两声，静寂中十分刺耳。刀疤二左右开弓，在脸上狂扇两个巴掌，赵支山跌坐在地，一股鲜血淌出嘴角。

“你个穷酸，啥时候轮到你说话啦！想趟浑水，哪个不要命的直说。”

说着凌空咔嗒拉了一下枪栓。

周老爷赶紧上前扶起地上的赵支山，拍拍尘土道：“大王息怒，有话好说，有话好说。”

刀疤二还要作势，被刘长毛将手一扬制止住。

“本大王今日高兴，不想破坏了气氛。周老爷大寿，你们都已吃饱喝足请回吧，我想与他老人家慢慢地把盏长谈。”说着貌似友好地拍了拍周老爷的肩膀。

众人都不懂刘长毛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一时间如坠云雾。

“怎么啦，都傻啦？今日大王开恩，饶你等不死，凡不是周家之人，统统给我滚出大门。

不过丑话说在前头，谁要是不识好歹出门报官，哼哼！山上缺的是添灯拔蜡的人，听清楚啦？小的们给我把住大门，仔细辨认。”看大家都楞在那里，三当家玉面骚狐开口喝道。

小罗罗乖乖地挎枪把住大门。大多数人等不得就是这句话，如获敕书般的涌向门口，逃命之际哪个还管那礼数。周老爷好心劝慰赵支山随众人出门，赵支山对着强盗狠狠吐了口带血的唾沫。斯伯仁走到周老爷面前，两人双手紧紧地互握了一下，斯老爷用眼神暗暗鼓励周老爷，周老爷悄悄点头称明白。

眼看着客人都已散光，刀疤二命令紧闭大门，让几个小罗罗挟持着周府管家，将盍府上下不论男女老幼、童仆佣工、洗碗烧火的一律带到前厅。不一刻，在哭爹喊娘夹杂着怒骂声中，老老少少都被赶到厅前。周老爷环顾了一下，家里四十多号人，除了守在外面被打死的炮手外都到齐了。人群被圈在大厅中间，哭哭滴滴好不凄惨。看外面是二三十支黑洞洞的枪口，内心顿时涌起一股不祥的预感。

“人都到齐啦？”匪首刘长毛一脚踏在凳子上，抽着早烟吞云吐雾旁若无人。


周老爷上前颤巍巍说道：“齐了、齐了。刘大王你行行好，您要是真心喜欢，那画和琴就在面前摆着，您拿走好了。要是喜欢府上的任何东西，也都请随便拿，只求您饶了我们一家大小，老汉我给你跪下啦。”说着噗通一声跪在地上，给刘长毛磕头。

刘长毛不吭声，却朝边上的刀疤二使了个眼色。

“迟了！”刀疤二说着上前一步，一脚踢翻跪着的周老爷，嘴里嚷着：“记住明年的今日就是你的忌日。”说着对着周老爷当胸就是一枪。

周家众人还未从突兀的枪声中惊醒过来，围在圈外的几十支枪口已齐齐冒出硝烟。一场预谋的屠杀在受害者毫不知情的状况下骤然降临。

血！像残阳一般的鲜血，无情渗透被蹂躏的大地。肆虐者依然不解渴般怒喝着：“野火不烧尽，春风催又生。兄弟们，仔细招子，可别放过角角落落。”最终随着一声尖锐的呼啸，蝗虫大军带着获利者的骄傲，移动向新的目标，撇下满目疮夷的残局，只留下火与烟在夜幕中如泣如诉……



## 第二章 山居吟

周珏听了父亲的话，想找个地方躲藏起来，慌乱中一时竟想不出地点。忆起躲猫猫捉迷藏时常去的家里戏台子底下，有个阴暗潮湿的杂物间。摸黑进了幽酸腐臭的潮湿小空间，忽然被一双手捂着嘴巴，大惊下差点失声。

“嘘——别叫！少爷是我。”

“原来是你，大牛。”辨那声音，在人脸上一摸。

“是我，少爷小声点。”大牛压低着嗓子故作老成道。

这大牛不知何方人氏，十岁时父母双亡，沿街乞讨到此地。那年大雪夜，又冻又饿差点殁毙道旁。周老爷外出喝酒，归来雪窝中绊了一脚，发现个小讨饭，一摸胸口还有点余热，于是救回家中。见此儿蠢头愣脑，于是取名大牛。本想给小儿做个读书的伴童，没想到大牛天性不喜读书，倒喜欢上山打柴下水摸鱼，便也不去管它，养在家中做了个小长年。虽然年纪比周珏小一岁，平时无聊却是他带着到处嬉戏，因此两个感情很好。见有大牛在身侧，顿时胆壮了不少。

“土匪抢大户，这可是戏文里才有的光景哦！”大牛不改顽童本性。

“抢的不是你家，尽说风凉话。等会给土匪抓住了，砍了你狗头，看你怕不怕？”

大牛憨笑着咋了咋舌头。周珏和他玩笑惯的，也不恼他。何况自己心底也因平淡的时日生出着这紧张刺激的波澜，而略微显得有些兴奋。

“你看这些强盗们会干什么？”

“他们可能在找少爷你，然后绑到山上，让老爷付赎金呢。”

说着偷偷笑了。周珏想了想道：“我忽然想起二叔公给我讲的一个故事，说是以前也有一个大户人家的少爷和佣人被山贼绑票了。小少爷很聪敏将衣物与小佣人对换，装作是穷人家的孩儿，山贼分不清，于是将他们两个捆在柴房饿了一天，然后捧出一大条红烧鱼，



让两人吃，你说要是你，会吃鱼的哪边？”

“饿了一整天，当然是鱼哪里最肥吃哪里咯，管他嘞。”大牛愣头愣脑道。

“他们两个，其中一个吃了最肥的鱼肚子，另一个吃了鱼尾。”

“后来呢？”

“后来啊，那个吃鱼肚子的家伙被割了耳朵，当作恐吓物装在信封里去讨赎金。”

说着顺势在大牛耳朵上拧了一把。

“哎哟！”

见叫出声，赶紧用手将他嘴巴堵上。

“好啊，少爷原来是拐着法子取笑我呢。”

正在嬉闹间，外边忽然热闹起来，有哭爹喊娘的祈求声，怒骂声，时不时几声零星的枪响。两人顿时静默下来，彼此感觉得到对方内心滋生的恐惧，在狭小的空间里蔓延开来。空气中传来啾啾声，两颗乱飞的子弹，一颗击在墙上发出咔嚓的炸裂声，另一颗嗖地穿进戏台子下的大木柱子里，小房间在剧烈的冲击下嗡嗡摇晃起来。

大牛将手一拉道：“少爷快走，这里也不安全。”

“到哪去呢？”

“先别管了，跑着看吧。”

两个牵了手，一路躲躲掩掩，净往黑地里转。反正自己家里闭了眼都能转圈。到了一地，大牛吐了口气道：“这里兴许安全了。”

“这里是茅房，臭哄哄的强盗当然不要来了。”

一看之下，禁不住笑道，但笑了后马上担心起来。

“大牛，你看强盗会把我家里人怎么样啊？”

“抢钱抢家产，人总是不会杀的吧。”貌似安慰道。

“要不咱俩再出去看看情况？”心中很担忧。

“你傻啊？我们又不帮不上忙。万一被强盗抓到了，你爹又要多付赎金啦。再说强盗一不高兴，弄不好连小命都不保了呢。”

“就你怕死！”想起临走前父亲对自己的嘱托，感觉大牛说得也有理。

远远的起了脚步声，越走越近。两人一看真没地方躲了，大牛用手指指粪坑下面，暗示跳下去，心想这样还不如死了算了。脚步声越来越近，被大牛拉得没法，只好一闭眼跳了下去，一下子污物到了齐胸口，一股难以名状的味道扑鼻而来。脚步声里走来的是两名山贼，边走边聊着话。

“你说大哥是不是神经过敏了？做强盗的抢了跑不就得了，还小心搜查。搜他个几巴毛，搞得我们倒成了官兵似的。”